

关注

光影归大众 百花耀京华

——记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马海龙江

百花竞放耀京华,光影为媒凝初心。走过六十四载春华秋实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第38届时重归诞生地北京。从一纸选票到全民共评,从银幕光影到全城盛事,本届百花奖以人民为根、以时代为魂,在京华盛夏铺展开一幅众芳争艳的文艺长卷。

缘起——观众说了算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的文艺方针如春风拂过神州,催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群众性电影奖项的萌芽。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诞生,从命名之日起便烙下了深刻的人民印记——奖项全部由观众投票评选,作品好坏由群众说了算。首届评选便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17939张观众选票,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创举,把审美的标尺从专业圈层迈向千万观众。

六十四载岁月流转,这份初心从未褪色。本届百花奖延续“大众评选”的基因:先由全国观众通过官方平台线上投票,从二十部入围影片中选出各奖项提名,评选期间全网累计投票量突破千万人次;再从投票观众中随机遴选一百零一位大众评委,涵盖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快递员、学生等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在颁奖典礼现场以表决器当场投票,实时决出最终归属。从邮局寄信到指尖点击,从纸质选票到数字表决,变的是投票的载体与形式,不变的是全民参与的评选方式。

历程——时代的记忆

20世纪60年代,《大众电影》杂志的选票夹在油墨清香的纸页间,随着邮递员的自行车走遍城镇乡村。人们围坐在影院门口的公告栏前热议获奖名单,一张获奖演员的剪报能在同学间传阅数月。《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烈火中永生》,那些黑白胶片里的英雄形象,借着百花奖的荣光,刻进了一代人的精神底色。那时的百花奖,是匮乏年代里的精神食粮,是平凡生活中的星光。

改革开放后,百花奖迎来了蓬勃的春天。鼎盛时期,《大众电影》月发行量突破千万册,一张选票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工厂的宣传栏里、学校的黑板报上,总能看到百花奖的候选名单;邻里间茶余饭后的谈资,总绕不开银幕上的那些面孔。《小花》《庐山恋》《牧马人》,一部部作品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在观众票选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刘晓庆、姜文、陈冲……一个个名字通过大众选票家喻户晓,成为全民偶像,甚至成为时尚的引领者。每到投票季,单位、学校、街道都会组织集体投票,一张小小的选票,串联起千家万户的观影热情。

进入新世纪,中国电影驶入产业化快车道,银幕数从数千块跃升至八万余块,年度票房从不足十亿元攀升至数百亿元。百花奖也与时俱进,投票方式从纸质邮寄转向网络投票,参与门槛更低,覆盖人群更广。《我不是药神》直击社会痛点,《你好,李焕英》唤醒全民亲情记忆,《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科幻元年——这些由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获奖作品,无一不是时代情绪的共鸣点,无一不是大众审美的风向标。

回家——百花的夙愿

“百花燕归,万象京华。”2026年盛夏,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首届颁奖地北京。这是一次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归乡之旅。

1962年5月22日,首届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郭沫若先生亲手题写的“百花奖”三个字,在颁奖台上熠熠生辉。那一天,祝希娟、崔嵬、陈强等电影艺术家从观众代表手中接过奖杯,也接过了人民对中国电影的殷切期望。此后数十年间,百花奖辗转南北,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芬芳足迹,却始终牵挂着北京这片光影热土。

北京,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之一。1905年,第一部国产电影《定军山》在前门大观楼放映;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机构相继成立,成为中国电影的“梦工厂”;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场

《大众电影》杂志创刊,成为连接电影人与观众的桥梁。这座城市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记忆,也见证了百花奖的初生绽放、开花结果。不少年过花甲的老观众冒雨专程赶来为主题特展,指着首届颁奖礼的老照片红了眼眶——当年他们还是攥着杂志投票的少年,转眼已与百花奖一同走过半个多世纪。

此番归来,恰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中国电影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百花奖“回家”,回的不仅是一座城,更是回到亿万观众的情感原点。

开幕——夏夜的浪漫

8月7日晚,立秋时节的北京褪去了连日的酷热。朝阳公园贝壳剧场如一枚静卧水岸的珍珠,被万千灯火点亮——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此盛大启幕。

开幕式以“百花归来 光影初心”为主题,别出心裁地以“三封信”的叙事结构贯穿全场。第一封信,寄给1962年的首届百花奖,纸短情长,道尽六十四载的岁月变迁;第二封信,写给当下的电影人与观众,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时代的致敬与对人民的感恩;第三封信,致未来的中国电影,笔锋豪迈,憧憬着光影征途的无限可能。三封信,三段时空,串联起百花奖过去、现在与未来,也串联起电影与人民跨越甲子的深情对话。

舞台上,花瓣造型的装置缓缓绽放,光影流转间,经典影片的片段一幕幕闪过。黄渤与蓝羽携手主持,亦庄亦谐间,将百花奖的故事娓娓道来。谭维维与廖昌永联袂唱响《我们的田野》与《不忘初心》,歌声穿过夜空,落在每一位观众心上。台下坐着的不仅有星光熠熠的电影人,更有来自朝阳环卫中心的环卫工人、顺丰速运的快递小哥、社区的退休党员代表——他们是平凡的劳动者,也是这场盛会真正的主人,胸前佩戴的特邀嘉宾徽章,在灯光下闪着温润的光。

开幕影片《密档》的放映将仪式推向高潮。当银幕亮起,周遭的喧嚣都安静下来,晚风拂动幕布,虫鸣伴着台词,远处偶有蝉鸣应和。这是独属于夏夜的浪漫,更是电影回归大众、回归生活的生动注脚。

多彩——百花竞芬芳

百花之美,正在于姹紫嫣红、各有风姿。本届百花奖期间,论坛、展映、特展、音乐会等数十项活动次第绽放,让电影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肌理,走进百姓生活。

三场百花电影论坛在798艺术区接连开讲。中国影协、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开幕论坛以“百花绽放 光影共生: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为题,梁家辉、张冀、大鹏等八位各领域的一线电影人脱稿式演讲分享心得。论坛现场还发布了《北京与中国电影》图书、《跨越20年:中国电影生态演进》(上下篇)及《2026中国电影艺术报告》《202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等重要成果。《北京与中国电影》以一座城市的文化情怀向中国电影致敬,是北京这座全国文化中心献给中国电影的珍贵礼物。华语青年电影论坛聚焦“坐标重置:华语青年电影的破局与交融”,探讨技术变革与市场迭代下青年创作者的突围之路。影评人论坛发布了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以“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为使命,推动构建健康清朗的电影生态。尤为可贵的是,每场论坛都特设“观众开放麦”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说出自己对国产电影的期许,台下的主创认真记下笔记——创作者俯身倾听,观众畅所欲言,思想的碰撞间,“大众文艺”的内涵变得具体而生动。

朝阳公园的“百花燕归 万象北京”主题特展,以四个篇章串联起百花奖的六十余年历程。泛黄的选票原件、珍贵的颁奖老照片、历届奖杯的复刻陈列……展柜里一张1963年的手写选票格外动人,字迹虽已泛黄却工整有力,落款处的“北京机床厂 王建国”,让无数观众驻足凝望——那是一个普通人留给中国电影的温柔印记。

颁奖——百花绽芳华

8月10日晚,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流光溢彩,宛若一条凝固的星河。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此举行。颁奖典礼的舞台设计独具匠心,百花造型的主视觉层层绽放,与“冰丝带”的建筑肌理交相辉映。现场座无虚席,其中不乏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普通影迷。

在主持人充满激情的介绍引领下,老中青三代曾获得过前37届百花奖的电影人代表悉数登场,既有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构成百花奖60多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图景,让人感慨,时光荏苒,电影永恒。

每一位获奖者上台,最先感谢的都是观众。这不是客套,而是百花奖的本质。当沉甸甸的百花奖杯被举起,光束打在获奖者脸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电影人的荣光,更是观众对电影人的褒奖。

站在新的起点上,愿中国电影永远与人民同频、与时代共振,扎根生活沃土,回应大众期盼。让文艺百花园春色常在,让文艺之光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绽放持久动人的光彩。

(作者就职于北京文联)

8月10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荣获最佳影片,《惊蛰无声》荣获优秀影片,许涤洋、张珂、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荣获最佳编剧,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荣获最佳导演,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荣获最佳男主角,卫诗雅凭借《破·地狱》荣获最佳女主角,王骁凭借《南京照相馆》荣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凭借《抓娃娃》荣获最佳女配角,陈丽君凭借《镖人:风起大漠》荣获最佳新人。

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举办期间,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活动等相继开展。活动聚焦电影与观众之间双向互动的重要命题展开深度研讨,力求让观众读懂电影、电影贴近观众。

不止百花重回初绽地,68岁的演员梁家辉也回到了他开启银幕之路的地方。“1982年我24岁,对演戏谈不上什么期待和准备,就被李翰祥导演拉到北京,剃了光头、穿上龙袍,成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里的咸丰皇帝。而这两部电影,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一批合拍片。”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从《刮痧》里的中西文化冲突到《太行山上》《明月几时有》里的民族记忆;从《十月围城》里的陈少白到《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再到《捕风追影》里的傅隆生,梁家辉在北京电影论坛上坦言,回望这些角色,他见证的不只是自己的演艺之路,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内地的电影工业从低成本拍摄,成长为全球瞩目的市场;中国香港从文化的输出方变成了融合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演员和行业、和时代、和一片土地的双向奔赴。

回顾电影之路,导演、演员大鹏表示,创作方法不断更新和迭代,但自己有一个习惯是不变的——先当观众,再当作者。“每写一场戏,我都会先把自己放到影院某一排的位置上问一句:坐在这儿的那个人,他此刻笑了吗?他信了吗?他心里那块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到了吗?”在他看来,创作者心里要装着观众,观众的批评也是另一种深情。观众要的是真诚却又让他们感受到突如其来被击中的一份用心。“创作者把真心掏出来,观众就会把眼泪和笑声还给你,这就是双向奔赴。”

影评人论坛上,电影工作者与资深影评人以“我们为什么热爱电影”为核心展开对话。导演、北京影协主席黄建新谈到,导演日常工作常常超过15个小时,“热爱是电影人的试金石”。在他看来,好电影不存在统一标尺:院线语境下,观众的喜爱是好电影的重要准则;电影节展则更加看重艺术创新,鼓励创作者开拓全新题材边界。面对互联网时代多元甚至对立的电影评价,黄建新表示,一部电影历经数年打磨,作品本身已经承载了创作者的理性思考、感性表达甚至潜意识冲撞,影片公映即是表达的完成。倘若作品传递出的效果和创作初衷产生偏差,创作者应当自省,厘清表达传递中的偏差,而非与观众争辩。

当下很多声音将电影的困境归咎于短视频、短剧的冲击,导演、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贾樟柯却提出不同判断:回望过往,DVD普及、卫星电视兴起之时,视听媒介对电影的冲击远胜于当下。真正深层的社会变化,是观影从少年时代唾手可得的日常,变成了一件需要特意规划、隆重安排的活动。如今青少年课业繁重,很难拥有“偶然走进电影院”的成长体验。贾樟柯坦言自己既是电影工作者也是影迷,直到今天,他依然选择带着一种放松的心态、不带预设地去接触各类电影。“包括大家平时觉得拍得不好的电影,其中也可能会有一些地方触动我。而不是说这个电影和自己的审美偏好不相容,就激烈地批评它。如同世界上有千万种食物,觉得好吃可以继续吃,觉得不好好吃换一种口味就好了。”

当下影视行业高速发展,影片数量持续攀升、题材愈发多元,但是电影评价生态却不尽如人意。网络评分参差不齐、短视频碎片化解读片面极端、专业评价与大众观感脱节的情况时有发生,优质影片难以抵达,何来出圈?立足百花奖初心,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的发布值得关注。

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现场解读了这套全新体系的核心逻辑与运行机制。该评价体系在评价主体方面,组建了由影评评论者、行业专家、媒体人员、影视专业研究生和影院经理构成的百人评鉴团,覆盖全国主要城市。评价维度涵盖思想性、艺术性、大众性和商业性四个方面,指标权重由专家通过层次分析法(AHP)独立打分、科学聚合产生;在应用层面,该评价体系采用双轨制建设:面向新片上映首周的“观影推荐”体系,以思想性、艺术性、大众性三个维度为观众提供专业引导;面向公映后影片的“影片评估”体系,纳入日常工作常规超过15个小时,“热爱是电影人的试金石”。在他看来,好电影不存在统一标尺:院线语境下,观众的喜爱是好电影的重要准则;电影节展则更加看重艺术创新,鼓励创作者开拓全新题材边界。面对互联网时代多元甚至对立的电影评价,黄建新表示,一部电影历经数年打磨,作品本身已经承载了创作者的理性思考、感性表达甚至潜意识冲撞,影片公映即是表达的完成。倘若作品传递出的效果和创作初衷产生偏差,创作者应当自省,厘清表达传递中的偏差,而非与观众争辩。

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现场解读了这套全新体系的核心逻辑与运行机制。该评价体系在评价主体方面,组建了由影评评论者、行业专家、媒体人员、影视专业研究生和影院经理构成的百人评鉴团,覆盖全国主要城市。评价维度涵盖思想性、艺术性、大众性和商业性四个方面,指标权重由专家通过层次分析法(AHP)独立打分、科学聚合产生;在应用层面,该评价体系采用双轨制建设:面向新片上映首周的“观影推荐”体系,以思想性、艺术性、大众性三个维度为观众提供专业引导;面向公映后影片的“影片评估”体系,纳入日常工作常规超过15个小时,“热爱是电影人的试金石”。在他看来,好电影不存在统一标尺:院线语境下,观众的喜爱是好电影的重要准则;电影节展则更加看重艺术创新,鼓励创作者开拓全新题材边界。面对互联网时代多元甚至对立的电影评价,黄建新表示,一部电影历经数年打磨,作品本身已经承载了创作者的理性思考、感性表达甚至潜意识冲撞,影片公映即是表达的完成。倘若作品传递出的效果和创作初衷产生偏差,创作者应当自省,厘清表达传递中的偏差,而非与观众争辩。

百花源于人民,也丰富着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记者观察到,本届百花奖的光影还从活动场馆延伸至商圈、园区、社区和城市地标。“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推出总额2000万元的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在北京798艺术区、隆福寺、首钢园等12处场地,53场露天电影陆续放映;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也展现了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以电影票根联动美食、市集、展览和城市游览,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打开北京夏日的入口。流动的光影盛会,不仅拓展了电影的传播边界,也让艺术之光点亮了城市,滋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记者观察

中国美协数字美术馆上线

本报讯 7月26日,中国美协数字美术馆上线活动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诸迪,中国美协原名誉主席靳尚谊,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共同启动中国美协数字美术馆,首批战略合作机构于现场签约。

中国美协数字美术馆的上线是中国美协在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成果。数字美术馆的建设依托中国美协多年来推出的全国性美术展览资源,首期完成全国范围的“美术大百科”式全域数据库,以内容为核心,以AI为引擎、以用户为中心、以开放协同为导向,通过智能展示、智能导览、智能知识服务、智

能策展、公共美育、美术家服务、版权确权、国际传播八大核心功能模块,为美术家、美术机构搭建线上独有数字化展示交互空间,并构建美术数据可信化、版权规范化、服务智能化、美育普惠化、传播国际化的数字美术馆最新生态建设,助力中国美术事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全球影响力提升。

据介绍,接下来该数字美术馆将系统梳理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内容资源,持续推进覆盖美术创作、展览展示、学术研究等全领域的数字化与信息化系统建设,为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注入新动力、开辟新维度。

电视剧《重器》开播

本报讯 电视剧《重器》8月10日起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首播,爱奇艺全网独播。该剧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出品,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重器》讲述了首批法学院毕业生在司法实践中的成长故事,通过司法案例与人物群像,展现法律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责任担当与价值坚守。

从剧本构思到拍摄呈现,《重器》主创团队始终围绕如何讲好法治故事、塑造真实法律人展开探索。该剧

编剧赵冬冬表示,《重器》聚焦中国法治建设最初的二十年,刻画了三代法律人的命运轨迹,期待观众能够跟随剧中青年角色的视角,切身感受我国法治建设的时代变迁。该剧导演沈严谈到,真实是《重器》创作当中不可动摇的底线,最大限度还原历史与司法现实,是整部作品的创作根基。该剧导演李明坦言,法庭戏份是创作当中的最大难点:既要恪守司法程序的严谨规范,又要兼顾影视化的视觉表达,如何在法庭场景中展现法理与人情的博弈碰撞,对创作团队而言颇具挑战。

(许莹)

由“九个弹孔”透视革命军人的成长

本报讯 8月1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九个弹孔》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取材于湖北多位开国将领的真实经历,以主人公李智信的革命历程为主线,讲述其为国仇家恨投身革命武装,最终从游击队员成长为解放军将领的故事。

该剧编剧李九红认为,这部剧的创作是一次不断往历史深处扎、往人物内心里钻的过程。“九个弹孔”是历史的铁证,也是创作的锚点;是灵魂的切口,也是叙事的坐标;是跨越时空的桥梁,也是当代青年的镜子。“九个弹

孔”不是伤痕展览,而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答案:人在至暗时刻依然可以选择光亮。

与会专家认为,《九个弹孔》以弹孔作为叙事焦点,把散落的历史穿成一部革命军人的成长史,在人物成长、意象建构和叙事结构上均展现出主创鲜明的艺术自觉。该剧真实再现了大别山区“28年红旗不倒”的峥嵘岁月,通过李智信的成长轨迹清晰勾勒出从游击队到红四军到解放军的发展脉络,印证了党指挥枪的历史必然,展现了人民军队在绝境中开辟生路,在博弈中汲取力量的强大生命力。